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四至四百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鐘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五

行

步

趨

走

跳

蹲

行

易困卦曰臀無膚其行趦趄

毛詩谷風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遲遲舒行貌

又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

又載驅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

又我行其野曰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又蟋蟀杕杜曰獨行踽踽

禮記仲尼燕居曰行則有隨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

又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尊者尚徐蹈半迹大夫繼武迹相及也士中武迹間容迹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凡行容惕惕直疾貌也凡行謂道路也

左傳襄五曰衛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名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論語述而曰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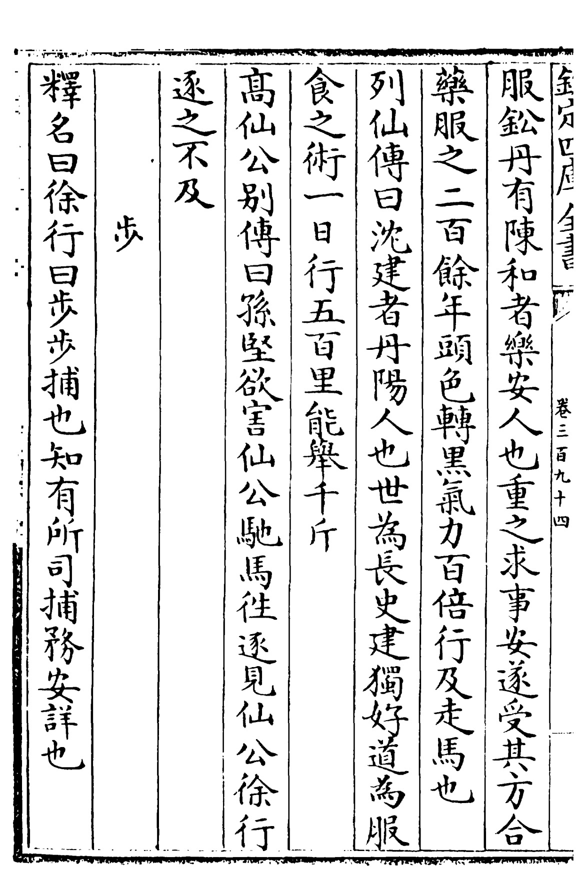
史記曰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譬如人行前途尚遠日勢已暮改步顛倒疾行何得責吾順行禮

漢書曰袁盎使吴見守從史適在守盎校爲司馬司馬曰君弟去臣亦且亡辟吾親君何患迺以刀決帳盎觧節旄屐步行七十里（着屐步行而逃亡）

吴書曰孫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虞翻相行山中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人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三百里明府試鞭馬翻能疏步屬之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問朔曰公孫丞相倪大夫等先生自規何與此哉朔曰臣觀其垂齒牙樹頰胲吐唇吻擢項頤結股肱連脽尻逶虵其迹行步踽旅臣朔雖不肖尚兼此數子

神仙傳曰黄盧子者姓葛名越年二百八十歲行及走馬王真者上黨人也年七八十乃學道服食胎息之術行及走馬力兼數人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又能行及走馬頭上常有五色氣高丈餘孔安者魯人也行氣



服鈆丹有陳和者樂安人也重之求事安遂受其方合藥服之二百餘年頭色轉黒氣力百倍行及走馬也

列仙傳曰沈建者丹陽人也世為長史建獨好道為服食之術一日行五百里能舉千斤

高仙公别傳曰孫堅欲害仙公馳馬往逐見仙公徐行逐之不及

步

釋名曰徐行曰步步捕也知有所司捕務安詳也

爾雅曰堂下謂之步

禮記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

又祭義曰故君子跬步而弗敢忘孝也

漢書息夫躬曰匈奴飲馬於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將精兵未有能窺左右而先應者也

又曰蔡義河内温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為義置犢車令乘

之

又曰盖寛饒為人剛直髙節家貧奉禄數千半以給吏人為耳目司隸常步行

續漢書曰李固少有雋才雅志好學為三公子常躬步行驅驢負書從師

范曄後漢書曰楊震轉涿郡太守子常蔬食步行

魏志曰崔林字徳儒清河東武城人也除鄔陵長家貧無單車疋馬步行之官

莊子曰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未得其能失其故步匍匐而歸

白虎通曰人践三尺法天地人也再舉足為步備陰陽也

郭子曰王丞相拜司空廷尉作兩角髻葛裙柱杖臨路邊窺之嘆曰人言阿龍超阿龍故自超不覺步至臺門

方言曰半步為跬

世說曰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上便獨

酌酣暢

趨

說文曰趨低頭疾行也

釋名曰疾行也趨趨赴也赴所期也

毛詩魚藻曰綿蠻黄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禮記曲禮曰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又曰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

論語鄉黨曰沒階趨進翼如也

爾雅曰門外謂之趨

漢書曰上欲自擊陳豨周昌泣曰始皇攻破天下未曾自行今上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廷不趨

又曰萬石諸子入里門趨至家

走

釋名曰疾趨曰走走奏也促有所奏至

禮記玉藻曰凡君名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所以明信也使使名臣急則持三緩則持一周禮曰鎮圭以徼守其餘未聞也如今漢使者持之節

左傳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

又昭七日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巳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荀躒掩耳而走

公羊傳定公曰陽虎竊寶玉而走

又哀公曰齊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臣請立之陳乞欲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曰吾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為後當迎之信

爾雅曰中庭謂之走

史記曰周昌常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逐得騎昌項問曰我如何主也昌仰曰桀紂主也

東觀漢記曰上降潁陽雖得入意不安門下有蟿馬着鼓者馬驚硠磕鄧晨起走出視之乃馬也

魏畧曰曹真字子丹沛郡人本姓秦養曹氏或云其伯父南宿與太祖善共平袁術部黨與太祖相攻刦太祖出為寇追走入秦氏伯南開門受之寇問所在荅云我是寇遂害之由此太祖思其功遂變其姓

江表傳曰陸遜破玄德於夷陵玄德乃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挽車走入白帝

晉書曰陳安字虎侯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曰康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少便弓馬好遊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强力絶人

後魏書曰伊馛代人也少而勇健走及奔馬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趙書曰劉靈陽平人也年二十餘常廝役於縣走及馳馬

前秦録曰苻堅大敗為流矢所中遹走甚饑民有進壺飡豚髀者堅食之大悦

隋書曰麥鐵杖始興人也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每以漁獵為事不治産業

吴越春秋曰慶忌僚子也勇為人所聞走及奔馬

吴氏春秋曰令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其車上則驥不勝人

又曰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

令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千里邑盡為水身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

戰國策曰昔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曾參母投杼踰墻而走

楚漢春秋曰淮陰武王反上自擊之張良居守上體不安卧輼車中行三四里留侯走東追上簪墮被髮及輼車排戶曰陛下即棄天下欲以王葬乎以布衣葬乎上

罵曰若翁天子也何故以王及布衣乎良曰淮南反於東淮陰害於西恐陛下倚溝壑而終也

莊子曰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則夜半有力者負之走而昧者不知

荀卿子曰伯禽將歸國周公謂之曰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淮南子曰漁者走淵木者走山

又曰躃者見虎不走非勇也

又曰飛不以尾挫尾則飛不能遠走不以手縛手則走不能疾

抱朴子曰朽木實之赤者餌之一年老者少昔道士梁須年七十服之年百三十歲能夜書走及馬

世説曰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既詣定畏其有難不敢相示於戶外遥擲便迴急走

俗説曰桓公豹奴善騎乘亦有極快馬時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頭令豹奴乘

與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常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丈諸葛一透坐布上遂得之

魯女生別傳曰魯女生長樂人也少好學道初服餌胡麻乃求絶穀八十餘年日更少壯面如桃花日行三百里走及獐鹿

跳

釋名曰跳條也如草木枝條務上行也

左傳僖下曰魏犫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

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翌驍斡過人能一手舉殿柱跳過平陽門出

神仙傳曰壺公者不知何處人也從遠方来賣藥得錢與饑凍者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後跳入壺市掾費長房於樓上見之知非常人身為掃除幷進餅餌公令房共跳入壺但見樓觀重門侍者數十人

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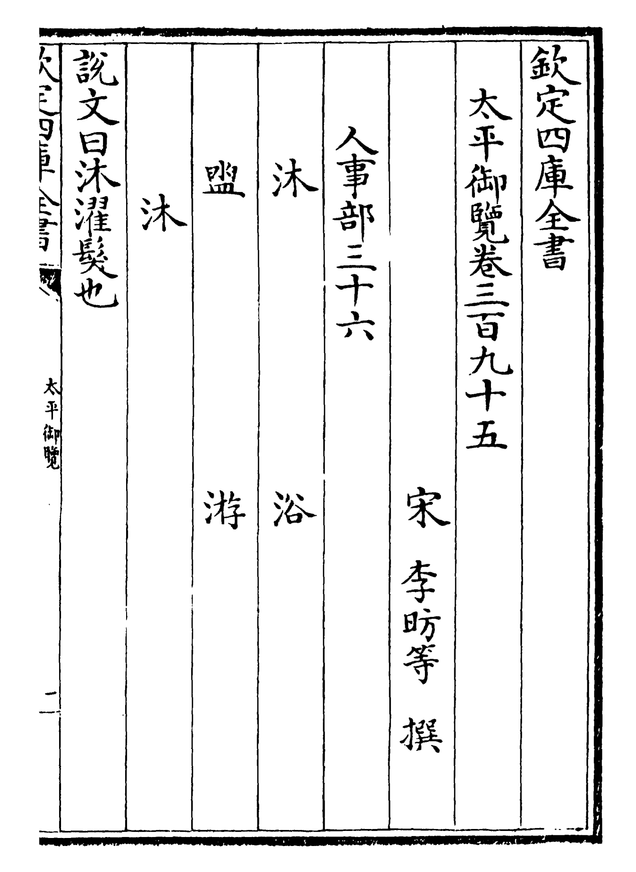
王隱晉書曰王長文字德叡州郡辟别駕不就追求之乃於成都賣熟市見長文蹲地齧胡餅州知不屈乃送還家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堂有一人踆其上張其兩臂

郭璞遊仙詩曰安見山林士擁膝對巖蹲

王褒僮約曰奴入市不得夷蹲旁卧惡言醜駡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六

沐 浴

盥 澣

沐

說文曰沐濯髮也

毛詩淇澳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大戴禮夏小正曰五月蓄蘭為沐浴

禮記曲禮上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

又檀弓下曰石駘仲卒（駘仲衛大夫也）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又內則曰五日則燂湯浴三日具沐

左傳僖中曰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又僖下曰衛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枕之股而哭之

又哀下曰齊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潘米汁可以沐頭

論語憲問恥曰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

家語曰凡喪小功已上虞祔練祥之祭皆沐浴且祭日沐浴為齊潔也

史記曰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起以待

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漢書曰竇皇后弟廣國字少君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畧上書自陳左右見問之曰姊去我西時與訣傳舍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后持之而泣也

又曰鄧通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沐浴不欲出於是文帝賜通巨萬

又曰吳王遺諸侯書曰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言心有所懷志不在洗沐也欲一有所出之久矣

謂發兵也

又曰張安世字子儒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至給事尚書精力於職沐浴未嘗出

又曰董賢每賜沐浴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

又曰張蒼德安國侯王陵及貴父事陵陵死後蒼為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

又曰孔光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

鄧粲晉記曰春陵長易雄起兵討王敦欲活之使還邑洗沐衆人皆賀雄曰吾夢乗車挂肉其傍肉必有筋筋者斤吾死也敦果刑雄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嬖妾嬰子死公守之三日不食不去左右晏子入曰有術客與醫俱言曰能生死者聞嬰子疾請治之公喜起曰病猶可為乎哉晏子曰客之通也使君潔沐浴飲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公曰諾屛而

沐浴晏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也斂矣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悅曰吾為君給而已矣

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聃新沐被髮似非人孔子曰先生體若槁木似遺物乎老子曰吾遊物之初孔子出告顔淵曰丘之道其猶醯雞與司馬彪註曰醯雞酒上蠛蠓也

韓子曰古諺曰為政若沐也

又曰僖侯將沐湯中有礫問之曰當有人欲代湯者

呂氏春秋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

有道士

淮南子曰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厦成而鷰雀相賀

六韜曰文王聞殺崇侯虎歸至酆令具湯沐

世語曰子日沐令人愛卯日沐令人白頭按人之愛憎頭之白黒在乎自然但使嫫母子日沐能令人愛耶使十五童子卯日沐能令髮白耶

世本曰秦穆公作沐

異苑曰北海任詡字彦期從軍十年乃歸臨還握粟出

卜師云非屋莫宿非時莫沐詡結伴數十暮遇雷相庇於巖下竊憶非屋莫宿之戒遂負擔櫛沐巖崩壓停者悉死至家妻先與人通情謀共殺之請以濕髮為識婦宵則勸詡令沐復憶非時莫沐之忌收髮而止婦慚愧負怍乃自沐焉散髮同寢通者夜來不知婦人也斬首而去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又漁父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

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乎

浴

說文曰浴洒身也

禮記內則曰五日則燂湯請沐外內不共湢浴湢浴室也

又儒行曰儒有澡身而浴德常自清潔於身沐浴於德也

左傳僖中曰晉公子重耳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

又文下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不勝

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參乘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

國語曰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之而縛以與使者比至三釁三浴之釁香熏也

論語先進曰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

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續漢書曰耿恭在疏勒得出至玉門惟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郎將鄭衆為恭以下沐浴易衣也

又曰靈帝時江夏黄氏之母浴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簪一銀釵見猶在其首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淵正方四隅皆通言淵四角皆旁通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縱淵

舜之所浴也言常在中澡洗

莊子曰仲尼問於太史弢曰衛靈公為靈何也太史弢曰是固靈也靈公妻有三人同浴男女同浴此無禮也

又曰鵠不日浴而白

韓子曰燕人李季好遠遊其妻私通他人季忽歸私通者在內其妻令被髮直出門季曰何人耶妻曰無人季曰吾見鬼也妻曰宜五牲屎浴季曰諾乃浴以狗屎

說苑曰秦繆公見百里奚牛肥公曰牛何以肥對曰臣

飲食之以時浴之不暴有嶮先後之以身是以牛肥公知其君子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坐與語公大恱

外國圖曰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年而死有黄水婦人入浴出則乳矣去九嶷二萬四千里

丘淵之征齊道里記曰朱靈城東有管寧舊宅前有水是寧嘗所澡浴處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金華殿後有虎皇后浴室三間徘徊反宇櫨㮰隠起彤采刻鏤雕文粲麗四月八日九龍

銜水浴太子之像又太武殿前溝水注浴時溝中先安銅籠疏其次用葛其次用紗相去六七步斷水又安玉盤受十斛又安銅龜飲穢水出後却入諸公主第溝亦出建春門東又顯陽殿後皇后浴池上作石室引外溝水注之室中臨池上有石床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訖婦固送新衣桓沖車騎大怒催使持去婦便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大笑而著之

幽明録曰桓温内懐無君之心時比丘尼從遠来夏五月尼在別室浴温竊窺之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出五臟次斷兩足及斬頭首有頃浴竟温問向窺見尼何得自殘毀如此尼云公作天子亦當如是温惆悵不悦

盥

說文曰盥洗面也滐洒手也洗洒足也

尚書顧命曰盥以異同秉璋以酢太保以盥手洗異同實酒

禮記内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又曰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卒授巾

左傳僖中曰懷嬴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後漢書曰劉寬簡畧嗜酒不好盥浴手濯曰盥京師以為諺

唐書曰虞世南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

莊子曰陽居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也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

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問夫子夫子行不間今

間矣請問其故

管子曰冬日不盥非愛水也夏日不煬非愛火也爲不

適於身

風俗通曰按里語厚哉鮑管採腸按腹不清然尚不盥

何共財而生喜怒也

游

毛詩邶栢舟谷風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

左傳莊公曰楚武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敖既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

莊子曰顔淵問於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之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

車却也

又曰孔子觀於吕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有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髪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曰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吾所以蹈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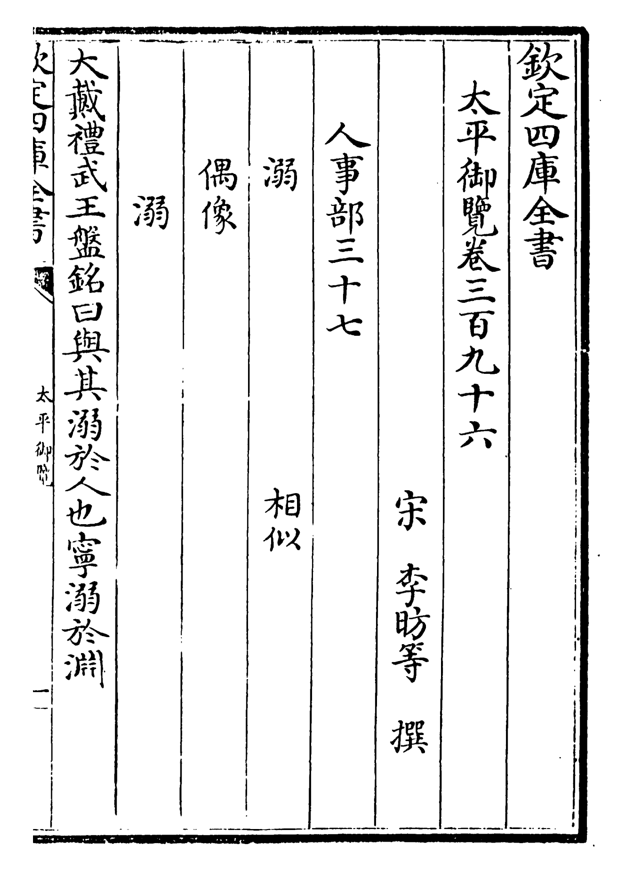
吕氏春秋曰有道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投之江中

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使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能游之哉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而耐寒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之人習水善游俛視層潭如猿仰株入如沉黿出如輕鳧蹲泥剖蚌潜竊明珠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七

溺　相似

偶像

溺

大戴禮武王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

禮記檀弓上曰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畏謂輕身忘孝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有以說之死者孔壓行止危險之下溺不乘橋船

又緇衣曰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人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

左傳哀下曰越圍吳晉趙孟使楚隆問吳王王曰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為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

言王曰宜哉

東觀漢記曰鄧訓字平叔永平中治滹沲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轉運所經三百八十九隘前後沒溺死者不可勝筭建初三年拜訓謁者使監領其事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活徒士數千人

後漢書曰廉范西迎父喪至葭萌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沉溺衆傷其義鉤求得之僅免於死

魏志曰管輅族兄孝國居在斥邱輅往從之與二客會

容去後輅謂國曰此二人天庭及口耳之間同有凶氣異變俱起雙魂無宅流魄于海骨歸于家少許時並當死也復數十日二人飲酒夜醉共載牛車渴下道入漳河中皆即溺死也

又曰帝幸許昌杜畿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没焉帝為之流涕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而山死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没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謚曰戴侯

呉録曰孫策討黄祖表曰臣討黄祖斬首二萬餘級其赴水溺死二萬餘口船六十餘艘財物山積

唐書曰封德彝隋開皇末江南作亂内史令楊素往征之署為行軍記室泊船海曲素夜名之德彝墜水中人救免溺乃易衣以見竟寢不言素後知聞其故荅曰私事也所以不白素甚嗟異之

莊子曰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

孟子曰淳于髡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孟子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呂氏春秋曰洧水大有富人溺死有人得富者尸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又告鄧析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買

又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

又曰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溢荊人不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

淮南子曰與溺者金玉不如與之一尋常之纆

又曰父溺則攬父髮而㢮之非敢僑侮以救死也

說苑曰梁相死惠子欲之梁渡河而遽墮水中船人救之曰居船檝之間而溺無救則子死矣何能相梁乎惠子曰居廣艘長檝之間則不如子至安國家全社稷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視之駒

曹毗神女杜蘭香傳曰神女姓杜字蘭香自云家昔在青草湖風溺大小盡沒香時年三歲西王母接而養之於崑崙之山於今千歲矣

異苑曰蜀郡張貞行船覆溺死貞婦黄因投江就之積十四日執夫手俱浮出

又曰河内荀儒字君林乗氷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氷側倫與河伯投箋一宿岸側氷開尸首執箋浮出倫又謝

又曰潁川荀茂遠景平中至南康夜夢一人頭有一角爲遠筮曰君若至都必得官問是何職答曰官生于木於是而寤未解所况因復又夢部伍至楊州水門墮水而死作棺既成遠入中自試恨小即見殯瘞葬渚次悵然驚覺以告母兄船至水門過果落江而殞喪儀一如其夢

幽明録曰蔡廓作豫章郡未發大兒始迎婦在渚次兒欲渡婦船衣挂船頭遂墮水即没徐羡之作揚州登勑

兩岸厚賞漁人及崑崙共尋覓至二更不得婦哀泣之間髣髴如夢聞聟告之曰吾今在卿船下以告婢婢曰令水工沒覓果見坐在船下初出水顏色如平生

三輔決録曰文帝竇后名猗清河觀津人也父遭秦之亂隱身漁釣墜淵而卒景帝即位后登尊號遣使者更填父所墜淵而築起大墳觀津城南青山是也

盆部耆舊傳曰孝女叔光雄者犍為人也父泃和永建初為縣功曹乘船墜水物故尸喪不歸號泣晝夜心不

圖存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為囊盛珠環以繫兒數為决别之辭家人每闗防之後稍懈因乘小船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江上郡縣表上為雄立碑圖像其形焉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子溺死將葬之滅明曰此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戚魚鱉為仇讎遂以葬之

又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太山從鮑子直學筭到魯賦

靈光殿歸渡湘水溺死時年二十許其弟子王親見之

樂府解曰公無渡河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髪提壺亂流而渡其妻呼而止之乃遂溺死於是援箜篌而歌曰公無渡河

相似

春秋歷命序洛書曰人皇出於提地之日九男九兄弟相似別長九國

家語曰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門或謂子貢曰

東門有一人焉其形長九尺有六寸河目而隆顙其頭似堯其項似臯陶其肩似子產而腰已下不及禹三寸

孔叢子曰萇宏語周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目而隆顙是黄帝之形也修肱而龜背其長九尺有六寸是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群抑亦聖人之興者也

史記曰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如夫子時

又曰楚相孫叔敖臨死屬其子貧困往見優孟乃為叔敖衣冠振掌談語歲餘像叔敖王與左右不能別欲以為相優孟曰孫叔敖盡忠為楚令尹死其子負薪楚相不足為也王乃封敖子

漢書曰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為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建名鄉里識者知張宗禄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

又曰馮立字聖卿遷西河上郡守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兄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與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獻帝春秋曰孝靈皇帝王美人生皇子協協生十餘日何皇后妬殺美人靈帝母永樂董太后攝養協號曰董侯董侯似靈帝八歲能讀詩書

魏志曰初高勾驪王生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及長果凶虐數寇鈔曽孫位生亦能開目視國人惡之勾驪呼相似為位以似其曽祖故名曰位

晉書曰桓玄聞義軍起憂懼曰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慮不成

又曰蜀人王富作亂郡縣討平之初諸葛孔明有盛德于蜀土子瞻又身死王事蜀人思之謂瞻不死故將謂王富曰君狀貌甚似諸葛孔明子因此思尅復以扼巴

蜀

晉中興書曰王允之字淵猷年在惣角從伯敦知之謂為似已入則共寢

檀道鸞晉陽秋曰初議以無隱之為黃門郎而隱之貌似太宗上不忍見故改焉

齊書曰謝宏微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宏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梁書曰王筠字元禮瑯琊人年十六為芍藥賦沈約曰

王郎神似袁公袁公見人矜莊王郎見人必悟笑唯此條不能酷似耳袁嫠即筠外祖也

唐書曰王孝傑雍州新豐人高宗末西討吐蕃戰於大非川為賊所獲吐蕃賛普見孝傑垂泣曰貌類吾父厚加敬禮

孟子曰昔者孔子殁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曽子曽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也

劉昭幼童傳曰漢孝昭帝諱弗陵武帝少子也年五六歲壯大多智武帝云類我甚奇之

江表傳曰孫皓夫人死皓哀愍葬於苑中皓治喪於内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為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舅子何都顔狀似皓云都代立也

孔融别傳曰融為大中大夫虎賁士貌似蔡邕毎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續捜神記曰吳興施續為𢈔潯陽督能言論有門生亦

有意理常秉無鬼論門生後渡江忽有一單衣白帢客來因共言語遂及鬼神容辭屈乃語曰僕便是鬼何以云無受使來取君門生請乞酸苦鬼問有似君者不云施續下之督與僕相似鬼許之便與俱歸與都督對坐鬼手中出一鐵鑿可長尺餘正自打之放鑿便去顧語門生慎勿道俄而都督云頭痛還所住至食時便亡

說苑曰孔子之匡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夫歌予和

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風俗通曰陳國張仲喈婦炊於竈下至井上謂伯喈曰我今日粧好否伯喈曰我伯喈也婦大慙愧其夕時伯喈到更衣婦復遂牽其背曰今旦大誤謂伯喈為卿荅曰我故伯喈也盖親容無過夫婦然尚如此況於初未相見而責先識之乎

世說曰桓豹奴是王混外甥形似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似時似耳恒似則形時似是神桓愈不悅

又曰魏黄初末吴人發長沙王吴芮塚容貌如故吴卒發者見淮南吴綱曰君何類長沙王綱曰先祖也去綱近五百年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始懐孕此二子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又曰桓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一輩器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大不平征苻健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乃是劉越石妓女一見温潸然而泣温問其

故荅曰官家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即出外修整衣冠又入呼問我何處似司空婢荅曰眼甚似恨小面甚似恨溥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宣武於是弛冠解帶不覺惛然而睡不怡者數日

偶像

說文曰偶人也

尚書說命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兹故弗

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像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孔安國注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像以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肖似所夢之形也

史記曰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即歸土令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無乃為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國語曰越滅吳范蠡遂乘輕舟而浮於五湖莫知其終極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以為范蠡地

春秋後語曰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像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

戰國策曰孟嘗君將入秦蘇秦謂曰今臣經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人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土也

八月雨降淄水至則子殘矣曰吾殘則復西岸子東園梗也刻削為人淄水至則去漂然將何所知矣孟嘗乃止

漢書曰匈奴畏郅都之威刻木像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中

魏志曰鮑信與太祖擊黄巾信乃鬭死太祖購求信喪不得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之

魏畧曰時苗字德胄鉅鹿人少清白為人疾惡出為壽

春令令行風靡揚州治在其縣時蔣濟爲治中苗以初至任欲謁濟濟素好酒適會其醉不能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爲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之於壇旦夕射之

江表傳曰孫權使朱儁喻降關雲長雲長乃作像人於城上而潛遁

又曰孫晧以張布女爲美人棒殺之後思其顔色使工巧刻作美人形相置坐側

隋書曰柳䛒字顧言本河東人也拜秘書監封漢南縣

公帝退朝之後命入閤言宴諷讀終日而罷恩若朋友帝猶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似於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令宫人運之於坐與相酧酢而為懽笑

唐書曰邱行恭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於邙山之上太宗與諸騎相失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廻騎射之賊不敢前然後下馬拔箭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貞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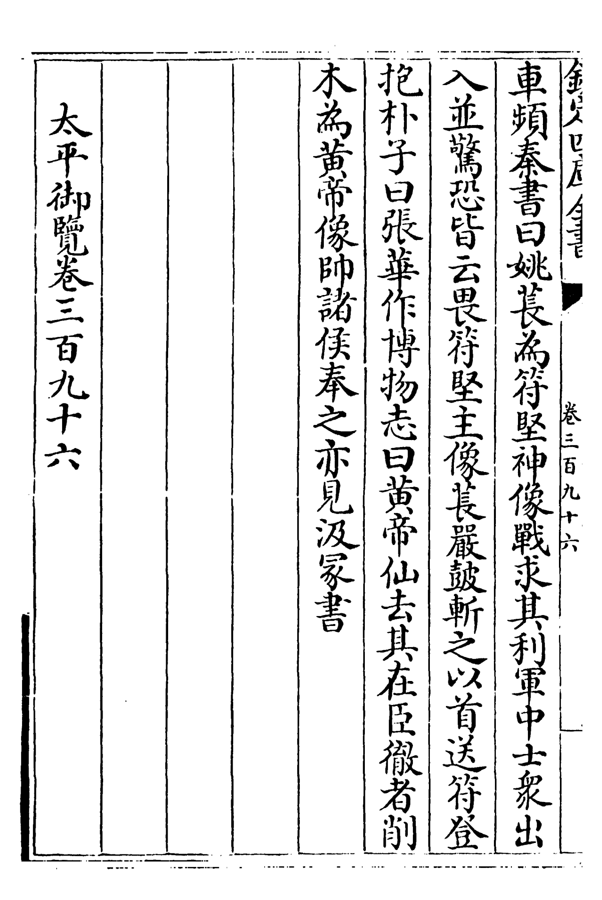
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又曰侯君集滅高昌國拜麴智盛為左武衛將軍及太宗崩刊石像智盛之形列之於昭陵玄闕之下

又曰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銅為玄宗真容擬佛像之制

又曰天寶五年於太清宮刻石為李林甫陳希烈像侍於聖容之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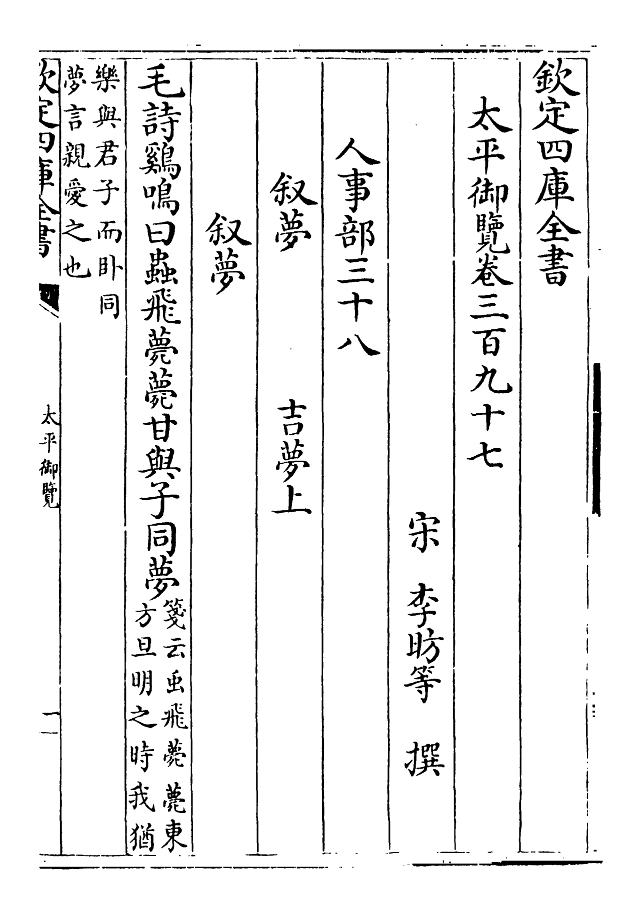
孝子傳曰丁蘭早孤不識其母乃刻木作母而事之



車頻秦書曰姚萇為符堅神像戰求其利軍中士衆出入並驚恐皆云畏符堅主像萇嚴鼓斬之以首送符登

抱朴子曰張華作博物志曰黄帝仙去其在臣徹者削木為黄帝像帥諸侯奉之亦見汲冢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八

叙夢

吉夢上

叙夢

毛詩雞鳴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箋云蟲飛薨薨東方旦明之時我猶樂與君子而臥同夢言親愛之也

又正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箋云君臣在朝侮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而已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尚書泰誓曰朕夢叶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禮春官下曰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夢者人之精神所寤可占者也致夢信夢之所至也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周人作焉觭讀如諸戎椅之椅亦得也亦言夢所得殷人作焉

又春官占夢曰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二曰噩

夢謂驚愕而夢也三曰思夢覺之所思念之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喜悅而夢六曰懼夢恐懼而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受之聘問也夢者事之祥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焉若休慶之云爾因獻群臣之吉夢於王歸美焉

左傳昭二曰鄭子産如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望祀山川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

黄熊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間差也

又昭二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城內太宰薳啓疆來召公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愼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

論語曰孔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爲功曹與汝南張邵字元伯爲友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不見吾死友尋乃卒式忽夢見元伯元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吾以某日死某時葬永歸黄泉我亾能相及式覺而驚悲嘆赴之

魏志曰周宣字孔和爲太史嘗有問宣者曰吾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荅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欲墮車折脚

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曰昨夜夢見芻狗何也宣對曰君家欲失火當護之俄遂火起已而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耶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芻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宣之敘夢凡此類也

後魏書曰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捕徽乃斬首送之兆夢徽曰我有金二百斤馬一百疋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樹以石墜足鞭之求金馬祖仁死時人以為立報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凉録曰索紞字叔徹善數術占夢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之人語紞曰氷上有陽氷下為隂隂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

在上與氷下人語為陰陽介事君當為人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㑹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張公徵女也仲春而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為離為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柏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賈㬤等謀反伏誅馬興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馬舞人向馬拍手何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

起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噉一脚紀曰脚月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張斌當舉孝廉夢竪竿中天紀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夢莫不中驗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黄帝夢大風吹天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運者也驅羊數萬羣是爲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

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

又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爼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爼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爼見湯也

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

神所交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
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
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故神遇為夢形
接為事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
又曰西極之南隅有國名莽陰陽之氣所不交寒暑亾
辨日月之光所不昭晝夜亾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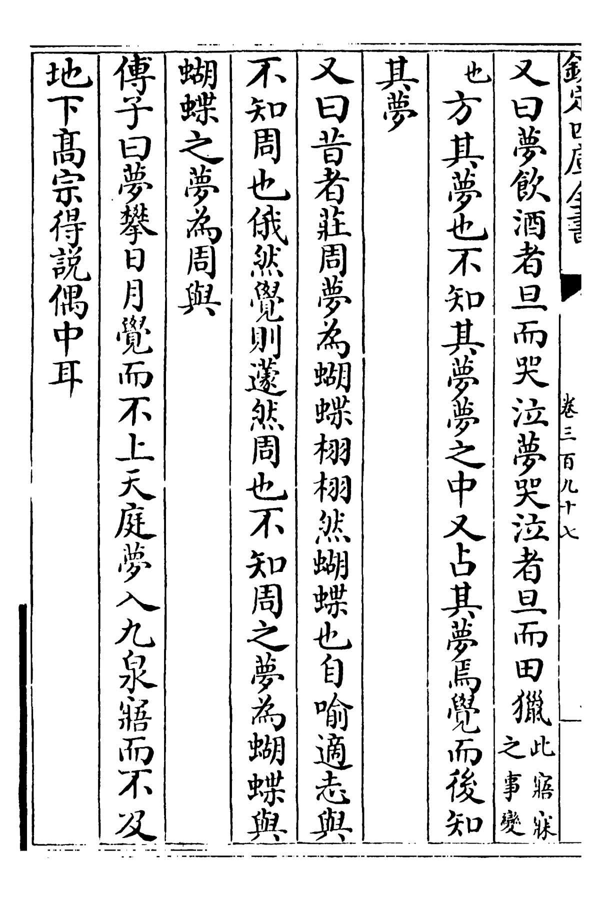
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矣

又曰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夜則昏憊而熟寐而昔昔夢為國君遊讌宫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夫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慮鍾家業心形俱疲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其友曰若夜夢

為僕夫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

又曰黄帝十有五年晝夢遊於華胥氏之國其國在弇州西台州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也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彼中無帥長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踈物帝寤怡然而召輔相而告之曰朕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疲而睡若此知至道不可以情求朕得之矣

莊子曰夢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又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此寤寐之事變也）方其夢也不知其夢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

又曰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

傅子曰夢攀日月覺而不上天庭夢入九泉寤而不及地下高宗得說偶中耳

淮南子曰若人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耶譬若夢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大覺乃後知今此之為大夢也

博物志曰太公為灌壇令於時文王夢見一婦人哭於道因問其故荅曰吾是太嶽之女嫁為西海之婦吾行往來必以暴風疾雨今灌壇令當吾道吾不敢以暴風疾雨過也夢覺遂召太公三日果有暴風疾雨過其灌

壇也

始興記曰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盤石上行羅十瓮中悉是餅銀採伐過之不得取之取必迷悶晉孝武太元初封驅之家奴竊三鉼歸發看有蛇螫之而死其夜驅之夢神語之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鉼即日顯戮覺奴已死銀由在復還之矣

論衡曰趙簡子夢見天帝也以夢占之知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升山陵輙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

官位也則知簡子夢見帝非天帝也

世說曰衛玠總角時嘗問樂廣夢樂云是想衛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樂曰因也衛思因不遂成病樂聞故命駕爲剖析之衛病即小差樂嘆曰此賢胷中當必無膏肓

夢書曰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

喘息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為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又曰昔聖帝明王之時神氣炤然先見故堯夢乘龍上太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宫紂夢大雷擊其手齊桓夢為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齧其馬王者夢之皆失天下

黄帝鍼經曰岐伯曰正邪外襲内而未有定舍也反滛

於藏榮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卧而不得安而夢喜氣淫於府則有餘於外不足於内氣淫於藏則有餘於内不足於外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涉大火而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心氣盛則夢喜笑脾氣甚則夢歌樂體重身不舉腎氣盛則夢脊兩解不屬厥氣客於心則夢見邱山熛火客於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

於肝則夢山林樹木客於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壊屋風雨客於腎則夢臨淵没居水中客於膀胱則夢遊行客於胃則夢飲食客於大腸則夢田野客於小腸則夢聚邑街衢客於胆則夢鬬訟自刳䦨客於陰則夢接内客於項則夢斬首客於足則夢行走而不能及居深穽内客於股肱則夢禮節拜跪

王子年拾遺録曰融髙西有夢草莖似著柯採之為占則知吉凶懐之以占夢立知禍福

吉夢上

尚書說命曰高祖夢得說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使百官以所夢之形像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

毛詩鴻雁斯干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又鴻鴈無羊曰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溱溱衆也

左傳僖下曰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也楚子伏己而盬其腦子犯曰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也腦所以柔物

又宣上曰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為爾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

又昭元曰昔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也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虞夢帝為己曰余命而子曰虞帝天也將與之唐屬

諸彘而蕃育其子孫

又哀下曰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也北首死處在門外失國之象也已為烏集於上味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桐門北門曰余夢美必立乃得立

春秋元命苞曰堯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喙子其母為扶始升邱睹白帝上有雲虎感生已生臯陶此畫夢所見告之辭也雲虎有雲狀如虎堯聘索狀始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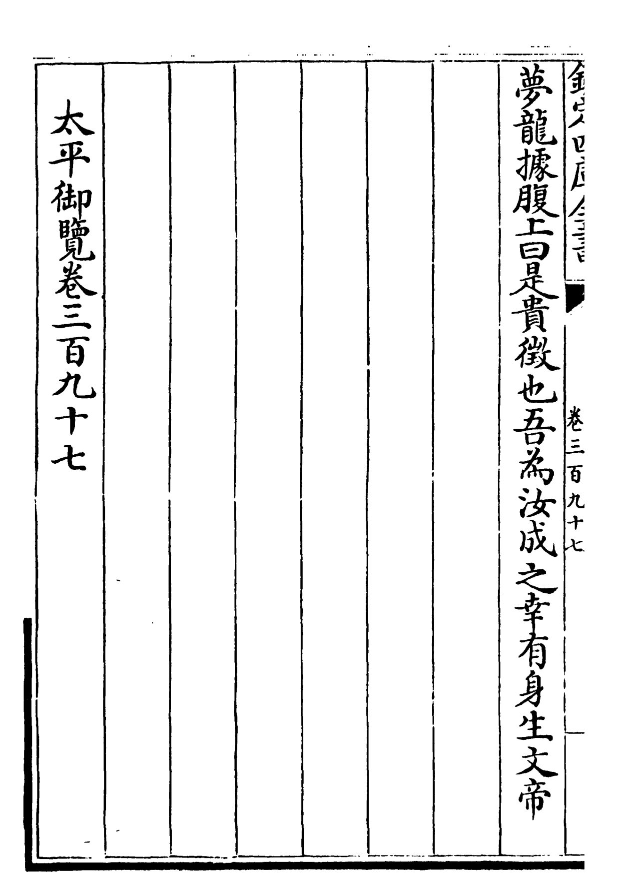
周書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乎闕間梓化為松柏棫作寤驚以告文王王及太子發並拜告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史記曰秦文公夢黄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又曰王太后母曰臧而嫁為槐里王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奪金氏内之太子宫太

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任身時王美人夢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爲皇后其男爲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爲武皇帝

漢書曰高祖薄姬内後宫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相忘已而管夫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宫成臯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是日召欲幸入對曰昨



夢龍據腹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三十九

吉夢下

東觀漢記曰諸將皆勸光武即位乃召馮異上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異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

又曰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宫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宫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虫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

又曰和熹鄧皇后嘗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如磄碲有若鍾乳若仰嗽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及天舐之皆聖王之夢

范曄後漢書曰蔡茂夢坐太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

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禄也取其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辟賀為掾

謝承後漢書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隷在此松年十五師事丁子然舉春秋十九當冠出謂生曰此宰相之器也

魏書曰程昱少時夢上太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訪荀彧及兖州平乃賴昱得完三城於是彧以昱夢白太祖曰卿當終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

名昱

張勃呉録曰武烈皇帝母有身夢腸出繞呉昌門孫堅妻呉氏夢月在其懐而生長沙桓王又夢月在懐而生大皇帝

又曰丁固字子賤會稽山陰人寶鼎中拜司徒初為尚書夢松樹出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年為公乎遂如夢焉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沲

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卒當至公

吳志曰孫休字子烈封琅琊王居會稽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皓廢休立七年甍孫皓悉誅其子

又曰吳主孫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得幸有身夢有似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

王隱晉書曰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於雷澤夢背上生八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欲入不敢而下侃後都督

八州諸軍事

又曰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泰興二年侃加平南將軍

又曰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邉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邉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故虎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

續晉陽春秋曰李太后在會稽王宮夢兩龍枕膝日月

入懷其後果以相之言見幸太宗凡生烈宗會稽王道子及鄱陽公主焉

王韶之晉安帝紀曰劉敬宣在齊夢丸土吞之而於夢中占者答曰此服土吞也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爲吞矣我當復本土旬日中間元敗遂得歸

陸機晉書武紀曰王濬之在巴郡也夢懸四刀於其上甚惡之濬主簿李毅拜賀曰夫三刀爲州而見四爲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後果爲益州刺史

晉書曰羅含字君章襄陽人少時夢五色鳥入懷遂取吞之含覺胷中如吞物意謂不吉乃告叔母朱氏朱氏曰此鳥有文章汝當善文章矣果如其言衆人謂之荆楚之松竹刺史桓温以為江左之清秀也

晉書載紀曰劉聰之在孕也母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元海元海曰此吉徵也慎勿言十五月而生聰焉

南燕録曰慕容德䟦少子也每對諸夫人言婦人夢日入懷當生天子後孫夫人任身夢日入其臍中後晝寢

而生德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於尋陽城南設壇即位子勛語左右曰昨夜夢乘龍上天俛視不見其頭衆咸失色莫有對者著作郎孫毅進曰易稱見羣龍無首吉祥也衆乃大悅

又曰劉穆之嘗夢與宋武帝泛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二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克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

之即名焉

又曰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厠中慶之甚惡入厠之鄙時有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必當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曰鹵簿故是富貴容厠中所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主

後魏書曰宣武帝名恪孝文帝長子也母曰高氏初夢為日所逐避於床下化為龍遶已數匝寤而驚悸遂娠而生帝也

後周書曰柳霞幼而爽邁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謂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嘗語吾云我作一夢夢汝登一樓甚峻麗吾以坐席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晝寢又夢將昔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官位當復及吾特宜勉勵以應嘉祥也

又曰高琳字珍琳其先高麗人母嘗祓禊泗濵卧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僊者謂曰夫人向所持来石是浮磬之精耳君受之必生令子

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及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畧從文帝累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三國典畧曰髙歡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内喜遂傾産以結客

又曰宇文永貴昌黎大㸚人也母初孕夢有老人抱一兒授之曰賜爾是子俾壽且貴及生形類所夢故以永貴字之

又曰齊陽休之幼年將仕夢鄴城東南有大冢上有銅

柱跗為蓮花休之從西北而登以手捉柱柱右轉夢中呪曰三匝而止柱如其言榮富之後所居之宅竟在其地

又曰祖珽知齊太上有大志深自結納甞啓曰昨夢大王乘龍上天顧深自愛太上喜即位之後擢拜中書侍郎

又曰梁孝元字世誠梁武第七子也小字符初梁武夢眇目僧執香罏稱託生王宮既而采女石氏侍始褰戶

幔有風迴裙梁武帝意感幸之采女夢月墮懐中遂孕
孝元載誕之夕舉室光明室中有非常香氣及紫胞之
異

梁書曰江淹少夢見人授之五色筆因而有文章後十
餘年忽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前借君筆可相還
淹夢中探懐中筆自此後不復有文章時稱淹才盡
又曰鄭灼少事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常夢皇
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是義理益進

又曰何點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捥夢中服之而差

陳書曰高祖微時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納之帝口及覺腹内猶熱

南史曰徐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曰此天上石麒麟也

唐書曰李嶠趙州贊皇人隋内史侍郎元操從曾孫也代為著姓父鎮惡襄城令嶠早孤事母以孝聞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

又曰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内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反北面受業焉

又曰張薦字孝舉深州陵澤人祖鷟字文成聰警絶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

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爲鳳之佐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

又曰天寶中安祿山自范陽入朝肅宗覩其凶恣有悖逆之狀言之於太上皇太上皇易之不納上恐危社稷遂精誠祈夢其夜夢故內侍胡普叔等三人持祭覆以黄帊自天而下至上前有素版丹書文章甚多既寤所記者唯四句曰厥不云乎其惟其時上天所保福祿不虧十四年二月甲子祿山果於范陽稱兵向闕

又曰劉沔初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顔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立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甞傷重卧草中月黒不知歸路昬然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有雙光在前

晏子春秋曰景公病水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説之曰我其死乎對曰使人以迎占夢至晏子説公夢告之占夢者告謂反其書晏子曰無反書公所病者隂也日者陽也一隂不勝二陽故病將愈也以是

對占夢者入以晏子言對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功晏子教臣

李蜀書曰武帝諱雄始祖第三子始祖后方娠夢雙虵自門升天一虵中斷及生后嘗言三子若成人必有先亡者有大貴者後果李蕩早卒李雄王蜀

林邑記曰林邑俗謂上金為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為楊邁金初范楊邁母懐身夢人鋪楊邁金席與其生兒兒落席上金色光起照晰艷燿及其生也名曰楊邁後襲

王位能得人情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文王自程徙都酆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入酆止於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王夢日月之光着身

會稽先賢傳曰吳侍中闞澤字德潤山陰人也在母胎八月而叱聲震外年十三夜夢名字炳然縣在月後遂昇進也

異苑曰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遣還玄過樹

陰假寐夢見一老父以刃開其心謂曰可以學矣於是遂返精洞典籍

又曰太原郭登之字仲靖義熙初諸葛長民欲取為諮議登之不樂後為南康太守盧循之反長民以其無先過也將加大辟夢一神人以烏角如意與雖是寤中殊自指的既覺在其側可長尺餘形制甚陋郭遂得無他

太平御覽卷三百九十八